



Love
Classics
爱经典

A Farewell to Arms

永别了，武器

[美] 海明威 著 孙致礼 周晔 译

BSF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A Farewell to Arms

永别了，武器

[美] 海明威 著

孙致礼 周晔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 孙致礼, 周晔译.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2-2779-1

I. ①永… II. ①海… ②孙… 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8644 号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A Farewell to Arms

永别了，武器

[美]海明威 著

孙致礼 周 晔 译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匡 希

装帧设计 / 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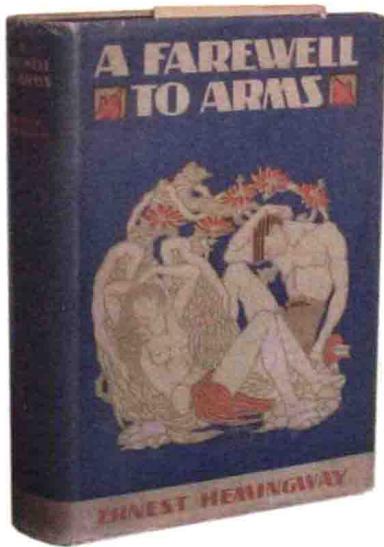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5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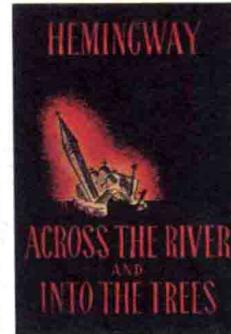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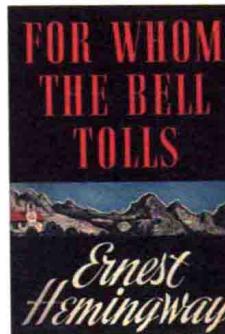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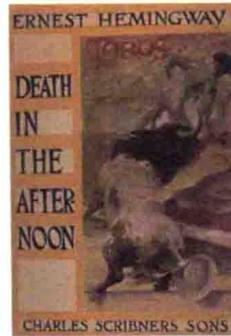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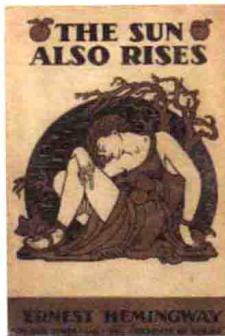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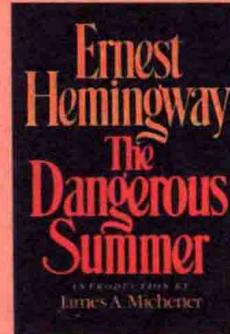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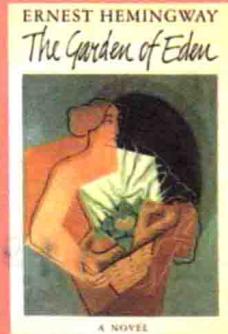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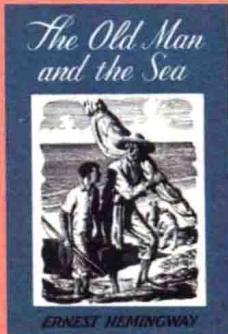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1 1929 《永别了、武器》
- 2 1926 《太阳照常升起》
- 3 1932 《牛后之死》
- 4 1940 《夜钟为谁而鸣》
- 5 1950 《渡河入林》
- 6 1952 《老人与海》
- 7 1964 《流动的盛宴》
- 8 1985 《伊甸园》
- 9 1985 《危险夏日》



	2	3
1	4	5
6	7	8 9



像硬汉一样优雅

谷立立 书评人，自由撰稿人，以看书、写字为乐。作品散见《南方都市报》、《文汇读书周报》等。

一九一八年的世界，不太好也不太坏。这一年冬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落下了帷幕。对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来说，这一切来得太快，也来得太晚，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春天，十八岁的他辞去记者的工作，参

- 1 1900年，1岁的海明威
- 2 1905年，6岁的海明威
- 3 1916年，17岁的海明威
- 4 1918年，19岁的海明威得到意大利政府授予的银制勇敢勋章
- 5 1919年，战后海明威回到家乡



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好像是被派赴一个特别的任务来写这一年最伟大的故事”。可是好景不长，他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就已经见识到战争的残酷——这一“特别的任务”带给他二百三十七处伤疤、一百多块弹片、一块勋章和一段失败的恋爱。十一年后，所有这些都成为创作素材，被他写在一本长篇小说里，这就是《永别了，武器》。

1 1920 年，海明威与姐姐和她的一些朋友

2 1926 年，海明威与友人在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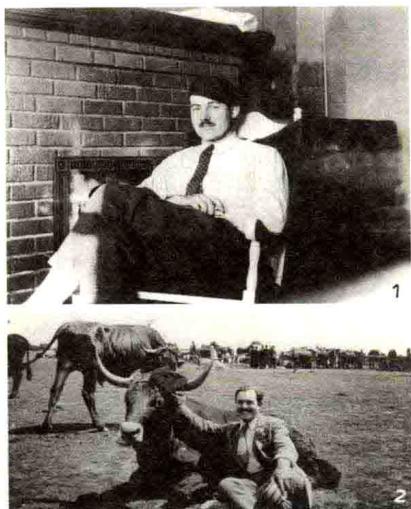
3 1925 年，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和儿子在奥地利

4 1926 年，海明威与儿子

5 1928 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和儿子

6 1928 年，这一年海明威的父亲举枪自杀，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 1924年，海明威在巴黎

2 1927年，海明威在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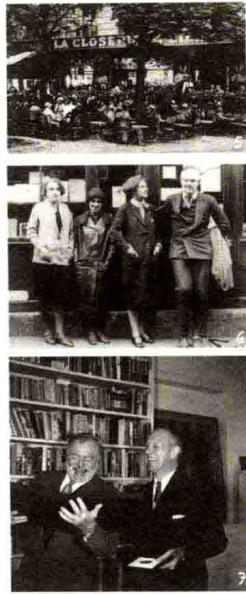
与过去说声“永别”

一战之后，海明威在巴黎开始作家生涯。他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等作家被称为“迷惘的一代”。这些“人人都喜欢”的“好小伙”在政客的鼓吹下，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不仅荣誉感全无，反深受其害，旧世界的一切（家庭、婚姻、朋友、爱情）统统被摧毁。幸存者的身体里装满了“迫击炮弹碎片、旧螺丝钉和床座弹簧”，精神上饱受重创，既回不到过去，又看不清未来。尽管如此，海明威仍相信世间有美好的东西存在。即使“什么都完了”，他仍然要保

持做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就是像硬汉一样打不垮，同时还得像硬汉一样优雅。

吉卜林曾说，“世上两件事最为崇高，一是爱情、二是战争”。这句话对于海明威的意义，远胜于其他作家。就像标题





- 1 1934—1936年，海明威根据在非洲的狩猎经历写出了《乞立马扎罗的雪》
- 2 1937年，西班牙内战
- 3 1938年，海明威在前线报道西班牙内战
- 4 1935年，与亲友在巴哈马
- 5 “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在此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大部分章节
- 6 海明威与苏珊·毕奇摄于莎士比亚书店前
- 7 海明威在他古巴的家中接受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所揭示的一样，《永别了，武器》隐含着对战争强烈的厌恶之情。海明威清醒地看穿了战争的本质。他认为，战争并不“崇高”，它不过是政客们手中玩弄的邪恶把戏，从一开始就沾满无辜者的鲜血。

《永别了，武器》总体上是一出悲剧。虽然逃离了战争，主人公亨利和凯瑟琳也不会有好结果。至少，海明威并不相信王子公主幸福快乐的童话。亨利的“永别”（Farewell）是要告别什么？难道只是“武器”（Arms）？当然不。战争在毁灭人的身体、意志的同时，也顺带扼杀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人善良的本性，比如，爱情与亲情（Arms同样暗指亲人的怀抱）。

新时代的新诠释

当代美国文坛有两位作家以极简的文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位是海明威，另一位是雷蒙德·卡佛。卡佛的简约是被迫接受，海明威则是主动选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延续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创作宏大叙事、严谨结构、绵密文风的作品时，海明威就以独特的写作方式让人眼前一亮。他的小说多采取“电报体”写成，他砍去了传统文学的繁复句式，剔尽枝叶，文字简练朴实，并无过多修饰。情节的铺展则遵循著名的“冰山原则”：冰山露出水面之上的是八分之一，水下是八分之七。自然界的雄奇到了他手里，就变成“逢人但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省略得越多，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就越大。如何为瘦身的“冰山”增肥，也就成了阅读过程中最好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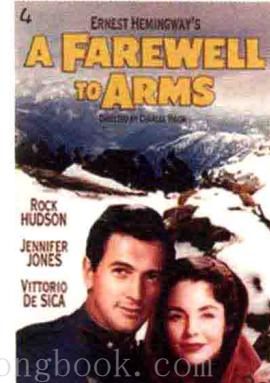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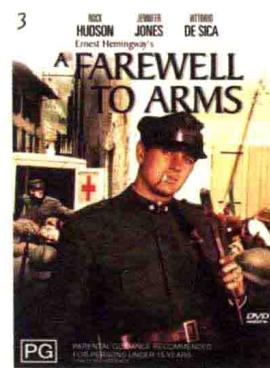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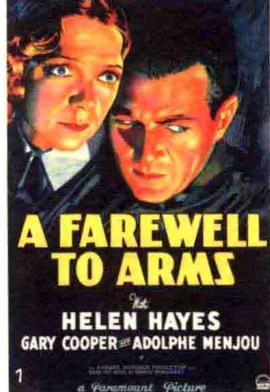
然而，就像“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种理解大约可以造就一千座形态各异的“冰山”。只要手中有笔，人人都可以是“莎士比亚”。好莱坞究竟有多少个“莎士比亚”，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只要电影工业存在一天，小说的改编工程就不可能停止，哪怕最后的成品变了形、走了味，哪怕作家怒发冲冠、暴跳如雷，也阻止不了编剧们的“剪刀手”。

电影编剧与小说作者从来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者苦于难以用电影语言再现作家笔下飘来飘去的文字，后者则常常怒斥编剧误读、曲解自己的创作原意。海明威的“冰山”之

下有太多隐情，一个故事只用简简单单几句对白就讲完了，省略了关于时间、背景、人物心理的必要交代。大概除了作者没人能够完整无误地加以解读。改与不改，该怎么改，于是成了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

小说《永别了，武器》问世以来，较为著名的电影版本有两个：一部拍摄于一九三二年，由加里·库珀主演；另外一部完成于二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无论哪个版本都讨不了海明威的好（他用一句“犹如往啤酒杯里撒了泡尿”来发泄自己强烈的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时代的诠释下，这部旧小说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在今天看来，《永别了，武器》在故事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在二十世纪初，文中的种种行为还是极为大胆的。一九三〇到六十年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是《海斯法典》盛行之时。为了避开审查委员会的



122 1932 版电影海报

324 1957 版电影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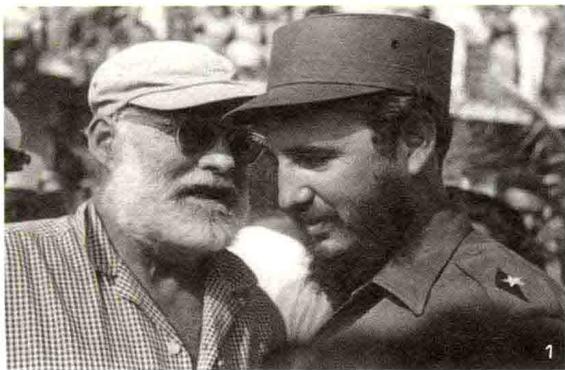
非难，前一个版本对情节做了重大修改，以迎合患有严重洁癖症的“海斯大人”及其继任者。犯忌之处统统被洗得干干净净，亲吻短得像蚊子叮，未婚先孕提都不敢提。至于小说里再三出现的反战主题，因为美国政府与墨索里尼政府签下的约定，也不能大加渲染，只能虚晃一枪。

到了一九五七年，情况发生了大逆转。新版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更加切合小说的原意。谈恋爱可以大大方方，未婚妈妈也不必遮遮掩掩。不过，电影里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不是对情爱的渲染，而是亨利对战争的厌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世界大战的硝烟虽已散尽，区域争端却不曾停止，战争仍在世界范围内悄悄蔓延。美军在一九五三年结束的朝鲜战争中遭到顽强的抵抗，以致伤亡惨重，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八年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将美国再一次卷入战争的旋涡。此时，翻拍《永别了，武器》无疑是顺应时局的明智选择——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亨利无心恋战，一心只想回到凯瑟琳身边。爱情与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美国民众带来了少有的亲切感。

生活就是写小说

人生是奇妙的，写作也是如此。有些作家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观察他人的人生来完善自己经历的不足；另一些作家则需要向生活不停地索取，从不同的体验中获得能量，丰满笔下



1

- 1 1959年，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碰面。俩人惺惺相惜
2 海明威和第三任妻子玛莎于1941年乘船前往中国
3 1941海明威和玛莎正准备前往中国
4 海明威与玛莎在中国
5 海明威和玛莎在韶关，中为第七战区司令长
6 海明威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韶关



4



3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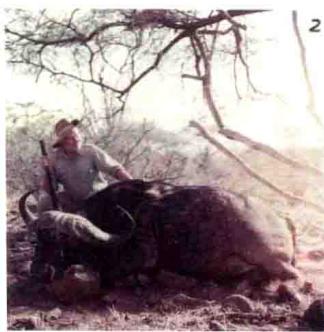


- 1 50岁起海明威开始留起他标志性的白胡子
- 2 海明威的狩猎旅行
- 3 1953年，海明威与第四任妻子玛丽在进行狩猎旅行
- 4 1953年，墙上挂的是他1929年的肖像画

的世界。每一位作家又都有自己擅长的写作领域，彼此可以重合，但并不雷同。你无法想象约瑟夫·康拉德离开大海、安安静静地写陆地的生活；也无法想象海明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笔一画地描绘鸡零狗碎的家庭场景。

菲德尔·卡斯特罗显然比我们更了解海明威。在一九六〇年的短暂会面之后，这两位大胡子英雄从此惺惺相惜。卡斯特罗断言，海明威的小说是自传体写作。这话不假，海明威的生活与小说是一体的。他着迷于冒险的人生，从来不愿做危险游戏的旁观者，他一遍遍地追求新鲜、刺激，把其他作家毕生不敢想象的玩意儿全都玩了个遍。

在海明威六十二年的人生里，似乎很难找到稍显平静的时





- 1 1954年，身在威尼斯的海明威
- 2 在比拉号中的海明威，摄于1950年代中
- 3 1959年，与友人畅谈文学经验的海明威

刻。少年时，他酷爱打猎的父亲以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爱好冒险的性格。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不是在战场上厮杀，就是在为战争而忙碌。西班牙内战时，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西班牙内陆腹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人在古巴，竟然突发奇想将游艇改造成战船，随时待命准备出发。一九四一年，他甚至来过中国，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他也没有闲着，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游戏密密麻麻地占据了他写作之外的“休闲”时光：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加勒比捕鱼……走到哪里，烈酒与雪茄就跟到哪里。

硬汉让女人走开

在所有硬汉的世界里，女人都必须远远走开。“三个早餐盘子，三件晾在绳子上的湿浴衣，三辆自行车”，海明威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Hadley）曾经这样写道。《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

四个月，两人就离婚了。不拘小节、事事冒险的作风，使海明威难于守在女人身边（他需要时时离开家庭，到危机四伏之地寻找创作灵感）。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女人，却没有一个能够与他长期相处。四个妻子走马灯一样轮番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只是他盛名之下的陪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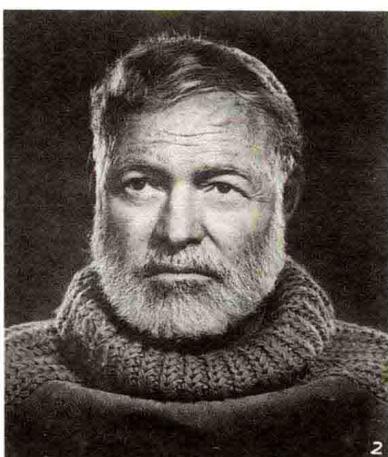
大概是出于十九岁被年长女子抛弃的不堪回忆，女性并没有给海明威留下好印象。他对待笔下的女性，从来都是像严冬一样冷酷，不是晾在一边，就是冠以恶名。在这一点上，《永

1 1950 年，海明威与三子乔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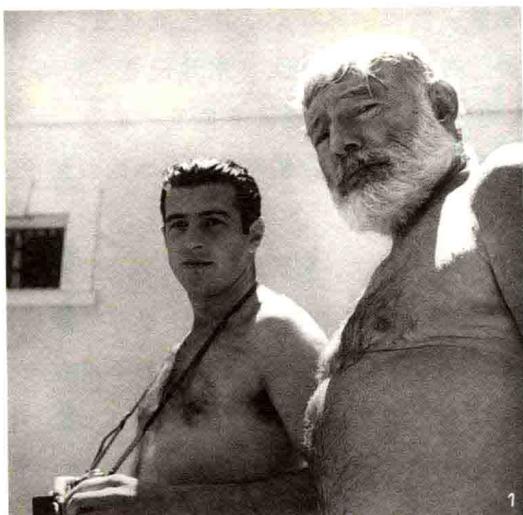
2 1957 年，加拿大人像摄影师约瑟夫·卡希摄于观景庄，其评语为：它表现了一个历经生活磨难而战无不胜的巨人



1



2



1



2



3

1 1959年，海明威和一位西班牙斗牛士在一起

2 1955年，海明威与友人在哈瓦那

3 1959年，再次来到西班牙的海明威

别了，武器》是个例外。海明威总算是手下留情，给凯瑟琳这位最最温柔、可爱的“姑娘”留了一点脸面。不过，温柔是一码事，小说是另一码事，她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作家手里。在小说前半部里，亨利不是英雄。不过，到了小说后半部，尤其是到了与凯瑟琳永别之时，亨利才有了一些“硬汉”的模样。

离别是艰难的，生离死别更伴随着锥心刺骨的伤痛，在常